

## 智囊全集中

### 远犹卷二

谋之不远，是用大简；人我迭居，吉凶环转；老成借筹，宁深毋浅。集《远犹》。

#### 训储(二条)

商高宗为太子时，其父小乙尝使久居民间，与小民出入同事，以知其情。

（评：太祖教谕太子，必命备历农家，观其居处、服食、器用，使知农之劳苦。洪武末选秀才，随春坊官分班入直，近前说民间利害等事。成祖巡行北京，使二皇长孙周行村落，历观农桑之事。论教者宜以为法。）

张昭先逮事唐明宗。明宗诸皇子竞侈汰。昭疏训储之法，略云：“陛下诸子，宜各置师傅，令折节师事之。一日中但令止记一事，一岁之内，所记渐多，则每月终令师傅共录奏闻。俟皇子上谒，陛下辄面问，倘十

中得五，便可博识安危之故，深究成败之理。”明宗不能用。

（评：此可为万世训储之法，胜如讲经说书，作秀才学问也。）

李泌

肃宗子建宁王(胤炎)性英果，有才略。从上自马嵬北行，兵众寡弱，屡逢寇盗。(胤炎)自选骁勇居上前，血战以卫上。上或过时未食，(胤炎)悲泣不自胜。军中皆属目向之。上欲以(胤炎)为天下兵马元帅，使统诸将东征。李泌曰：“建宁诚元帅才，然广平，兄也。若建宁功成，岂使广平为吴太伯乎？”上曰：“广平，冢嗣也，何必以元帅为重！”泌曰：“广平未正位东宫。今天下艰难，众心所属，在于元帅。若建宁大功既成，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，同立功者其肯已乎？太宗、太上皇即其事也。”上乃以广平王(胤叔)为天下兵马元帅，诸将皆以属焉。(胤炎)闻之，谢泌曰：“此固(胤炎)之心也！”

王叔文

王叔文以棋侍太子。尝论政至宫市之失，太子曰：“寡人方欲谏之。”众皆称赞，叔文独无言。既退，独留叔文，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太子职当侍膳问安，不宜言外事。陛下在位久，如疑太子收人心，何以自解？”太子大惊，因泣曰：“非先生，寡人何以知此！”遂大爱幸。

（评：叔文固俭险小人，此论自正。）

### 白起祠

贞元中，咸阳人上言见白起，令奏云：“请为国家捍御四陲。正月吐蕃必大下。”既而吐蕃果入寇，败去。德宗以为信然，欲于京城立庙，赠起为司徒。李泌曰：“臣闻‘国将兴，听于人’。今将帅立功，而陛下褒赏白起，臣恐边将解体矣。且立庙京师，盛为祷祝，流传四方，将召巫风。臣闻杜邮有旧祠，请敕府县修葺，则不至惊人耳目。”（边批：妥贴。）上从之。

### 苏颂

苏颂执政时，见哲宗年幼，每大臣奏事，但取决于宣仁，哲宗有言，或无对者；唯颂奏宣仁后，必再禀哲宗，有宣谕，必告诸臣俯伏而听。及贬元祐故宫，

御史周秩并劾颂。哲宗曰：“颂知君臣之义，无轻议此老。”

### 戮叛二条

宋艺祖推戴之初，陈桥守门者拒而不纳，遂如封丘门，抱关吏望风启钥。及即位，斩封丘吏而官陈桥者。

至正间，广东王成、陈仲玉作乱。东莞人何真请于行省，举义兵，擒仲玉以献。成筑岩自守，围之，久不下。真募人能缚成者，予钱十千，于是成奴缚之以出，真笑谓成曰：“公奈何养虎为害？”成惭谢。奴求赏，真如数与之，使人具汤镬，驾诸转轮车上。成惧，谓将烹己。真乃缚奴于上，促烹之；使数人鸣鼓推车号于众曰：“四境有奴缚主者，视此！”人服其赏罚有章，岭表悉归心焉。

### 宋艺祖三条

初，太祖谓赵普曰：“自唐季以来数十年，帝王凡十易姓，兵革不息，其故何也？”普曰：“由节镇太重，君弱臣强。今唯稍夺其权，制其钱谷，收其精兵，则天下自安矣。”语未毕，上曰：“卿勿言，我已谕矣！”

(边批：聪明。)顷之，上与故人石守信等饮。酒酣，屏左右，谓曰：“我非尔曹之力，不得至此，念汝之德，无有穷已。然为天子亦大艰难，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。吾今终夕未尝安枕而卧也。”守信等曰：“何故？”上曰：“是不难知：居此位者，谁不欲为之？”守信等皆惶恐顿首，曰：“陛下何为出此言？”上曰：“不然。汝曹虽无心，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何？一旦以黄袍加汝身，虽欲不为，不可得也。”守信等乃皆顿首泣，曰：“臣等愚不及此，唯陛下哀怜，指示可生之路。”上曰：“人生如白驹过隙，所欲富贵者，不过多得金钱，厚自娱乐，使子孙无贫乏耳。汝曹何不释去兵权，择便好田宅市之，为子孙立永久之业；(边批：王翦、萧何所以免祸。)多置歌儿舞女，日饮酒相欢，以终其天年？君臣之间，两无猜嫌，不亦善乎！”皆再拜曰：“陛下念臣及此，所谓生死而骨肉也！”明日皆称疾，请解兵权。

(评：或谓宋之弱，由削节镇之权故。夫节镇之强，非宋强也。强干弱枝，自是立国大体。二百年弊穴，谈笑革之，终宋世无强臣之患，岂非转天移日手段！若非君臣偷安，力主和议，则寇准、李纲、赵鼎诸人用之

---

有余，安在为弱乎？）

熙宁中，作坊以门巷委狭，请直而宽广之。神宗以太祖创始，当有远虑，不许。既而众工作苦，持兵夺门，欲出为乱。一老卒闭而拒之，遂不得出，捕之皆获。（边批：设险守国道只如此。）

神宗一日行后苑，见牧豨猪者，问：“何所用？”牧者曰：“自太祖来，尝令畜。自稚养至大，则杀之，更养稚者。累朝不改，亦不知何用。”神宗命革之。月余，忽获妖人于禁中，索猪血浇之，仓卒不得。方悟祖宗远虑。

### 郭钦

汉魏以来，羌、胡、鲜卑降者，多处之塞内诸郡。其后数因忿恨，杀害长吏，渐为民患。侍御史郭钦请及平吴之威、谋臣猛将之略，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，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。此万世长策也。不听，卒有五胡之乱。

（评：只有开国余威可乘，失此则无能力矣。宋初不能立威契丹，卒使金、元之祸相寻终始。我太祖北逐

金元，威行沙漠。文皇定鼎燕都，三犁来庭，岂非万世久安之计乎！)

### 处继迁母

李继迁扰西鄙。保安军奏获其母。太宗欲诛之，以寇准居枢密，独召与谋。准退，过相幕，吕端谓准曰：“上戒君勿言于端乎？”准曰：“否。”告之故。端曰：“何以处之？”准曰：“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，以戒凶逆。”端曰：“必若此，非计之得也！”即入奏曰：“昔项羽欲烹太公，高祖愿分一杯羹。夫举大事不顾其亲，况继迁悖逆之人乎！陛下今日杀之，明日继迁可擒乎？若其不然，徒结怨，益坚其叛耳。”太宗曰：“然则如何？”端曰：“以臣之愚，宜置于延州，使善视之，以招来继迁。即不即降，终可以系其心，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。”太宗柑髀称善，曰：“微卿，几误我事！”其后母终于延州，继迁死，子竟纳款。

(评：具是依，则为俺答之款；具是违，则为奴囚之叛。)

徐达

大将军达之蹙元帝于开平也，缺其围一角，使逸去。常开平怒亡大功，大将军言：“是虽一狄，然尝久帝天下，吾主上又何加焉？将裂地而封之乎，抑遂甘心也？既皆不可，则纵之固便。”开平且未然。及归报，上亦不罪。

（评：省却了太祖许多计较。然大将军所以敢于纵之者，逆知圣德之弘故也。何以知之？于遥封顺帝、赦陈理为归命侯而不诛知之。）

### 元旦日食

元旦日食，富弼请罢宴撤乐，吕夷简不从。弼曰：“万一契丹行之，恐为中国羞。”后有自契丹还者，言虏是日罢宴。仁宗深悔之。

（评：值华、虏争胜之日，故以契丹为言，其实理合罢宴，不系虏之行不行也。）

### 贡麟

交趾贡异兽，谓之麟。司马公言：“真伪不可知。使其真，非自至不为瑞；若伪，为远夷笑。愿厚赐而还之。”

（评：方知秦皇、汉武之愚。）

### 契丹立君

边帅遣种朴入奏：‘得谍言，阿里骨已死，国人未知所立。契丹官赵纯忠者，谨信可任。愿乘其未定，以劲兵数千，拥纯忠入其国，立之。’众议如其请，苏颂曰：‘事未可知，今越境立君，倘彼拒而不纳，得无损威重乎？徐观其变，俟其定而抚敢之，未晚也。’已而阿里骨果无恙。

### 地图 贡道

熙宁中，高丽入贡，所经郡县悉要地图，所至皆造送。至扬州，牒取地图。是时陈秀公守扬，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，仿其规制供之。及图至，都聚而焚之，具以事闻。

（评：宋初，遣卢多逊使李国主。还，舫舟宣化口，使人白国主曰：“朝廷重修天下图经，史馆独缺江东诸州。愿各求一本以归。”国主急令缮写送之。于是尽得其十九州形势、屯戍远近、户口多寡以归，朝廷始有用兵之意。秀公此举，盖惩前事云。）

成化十六年，朝鲜请改贡道。（注：因建州女直邀劫故。）中官有朝鲜人为之地。众将从之。职方郎

中刘大夏独执不可，曰：“朝鲜贡道，自鸦鹘关出辽阳，经广宁，过前屯，而后入山海，迂回三四大镇，此祖宗微意。若自鸭绿江抵前屯、山海路大径，恐貽他日忧。”卒不许。

### 陈恕

陈晋公为三司使，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，恕诺而不进。久之，上屡趣之，恕终不进。上命执政诘之，恕曰：“天子富于春秋，若知府库之充羨，恐生侈心。”

（评：李吉甫为相，撰《元和国计簿》上之，总计天下方镇、州、府、县户税实数，比天宝户税四分减三，天下仰给县官者八十二万余人，比天宝三分增一，其水旱所伤、非时调发者，不在此数，欲以感悟朝廷。大臣忧国深心类如此。）

### 李沆

李沆为相，王旦参知政事，以西北用兵，或至盱食。旦叹曰：“我辈安能坐致太平，得优游无事耶？”沆曰：“少有忧勤，足为警戒。他日四方宁谧，朝廷未必

无事。语曰：‘外宁必有内忧。’譬人有疾，常在目前，则知忧而治之，沆死，子必为相，遵与虏和亲，一朝疆场无事，恐人主渐生侈心耳！”旦未以为然。沆又日取四方水旱、盗贼及不孝恶逆之事奏闻，上为之变色，惨然不悦。旦以为‘细事不足烦上听，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，拂上意。’沆曰：“人主少年，当使知四方艰难，常怀忧惧。不然，血气方刚，不留意声色狗马，则土木、甲兵、祷祠之事作矣，吾老不及见，此参政他日之忧也！”沆没后，真宗以契丹既和，西夏纳款，遂封岱、祠汾，大营宫殿，搜讲坠典，靡有暇日。旦亲见王钦若、丁谓等所为，欲谏，则业已同之，欲去，则上遇之厚，乃知沆先识之远，叹曰：“李文靖真圣人也！”

（评：《左传》：晋、楚遇于鄢陵，范文子不欲战，曰：“唯圣人能内外无患。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。盍释楚以为外惧乎？”厉公不听，战楚胜之。归益骄，任嬖臣胥童，诛戮三谷，遂见弑于匠丽。文靖语本此。）

韩琦

太宗、仁宗尝猎于大名之郊，题诗数十篇，贾昌朝

时刻于石。韩琦留守日，以其诗藏于班瑞殿之壁。客有劝琦摹本以进者，琦曰：“修之得已，安用进为？”客亦莫谕琦意。韩绛来，遂进之。琦闻之，叹曰：“昔岂不知进耶？顾上方锐意四夷事，不当更导之耳。”石守道编《三朝圣政录》，将上，一日求质于琦。琦指数事，其一，太祖惑一宫鬻，视朝晏，群臣有言。太祖悟，伺其酣寝，刺杀之，琦曰：“此岂可为万世法！已溺之，乃恶其溺而杀之，彼何罪？使其复有嬖，将不胜其杀矣。”遂去此等数事，守道服其精识。

### 刘大夏二条

天顺中，朝廷好宝玩。中贵言宣德中，尝遣太监王三保使西洋，获奇珍无算。帝乃命中贵至兵部，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。时刘大夏为郎，项尚书公忠令都吏检故牒，刘先检得，匿之。都吏检不得，复令他吏检。项诘都吏曰：“署中牒焉得失？”刘微笑曰：“昔下西洋，费钱谷数十万，军民死者亦万计。此一时弊政，牒即存，尚宜毁之，以拔其根，犹追究其有无耶？”项耸然，再揖而谢，指其位曰：“公达国体，此不久属公矣！”

又，安南黎灝侵占城地，西略诸土夷，败于老挝。中贵人汪直欲乘间讨之，使索英公下安南牒。大夏匿弗予。尚书为榜吏至再，大夏密告曰：“衅一开，西南立糜烂矣！”尚书悟，乃已。

（评：此二事，天下阴受忠宣公之赐而不知。）

### 辞连署 辞密揭

宪宗嘉崔群说直，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群连署，然后进之。群曰：“翰林举动，皆为故事。必如是，后来万一，有阿媚之人为之长，则下位直言无自而进矣。”遂不奉诏。

上御文华殿，召刘大夏谕曰：“事有不可，每欲召卿商榷，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。今后有当行当罢者，卿可以揭贴密进。”大夏对曰：“不敢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大夏曰：“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。”上曰：“卿论国事，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乎？”大夏曰：“臣下以揭贴进，朝廷以揭帖行，是亦前代斜封、墨敕之类也。陛下所行，当远法帝王，近法祖宗，公是公非，与众共之，外付之府部，内咨之阁臣可也。如用揭贴，因循日久，视为

常规。万一匪人冒居要职，亦以此行之，害可胜言！此甚非所以为后世法，臣不敢效顺。”上称善久之。

（评：老成远虑，大率如此，由中无寸私、不贪权势故也。）

### 辞例外赐

富郑公为枢密使。值英宗即位，颁赐大臣。已拜受，又例外特赐。郑公力辞。东朝遣小黄门谕公曰：“此出上例外之赐。”公曰：“大臣例外受赐，万一人主例外作事，何以止之？”辞不受。

### 范仲淹

劫盗张海将过高邮，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，谕军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劳之。事闻，朝廷大怒，富弼议欲诛仲约。仲淹曰：“郡县兵械足以战守，遇敌不御，而反赂之，法在必诛。今高邮无兵为械，且小民之情，釀出财物而免于杀掠，必喜。戮之，非法意也。”仁宗乃释之。弼愠曰：“方欲举法，而多方阻挠，何以整众！”仲淹密告之曰：“祖宗以来，未尝轻杀臣下。此盛德事，奈何欲轻坏之？他日手滑，恐吾辈亦未可保。”弼不

谓然。及二人出按边，弼自河北还，及国门，不得入，未测朝廷意，比夜彷徨绕床，叹曰：“范六丈圣人也！”

### 赵忠简

刘豫揭榜山东，妄言御医冯益遣人收买飞鸽，因有不逊语。知汳州刘纲奏之。张浚请斩益以释谤，赵鼎继奏曰：“益事诚暧昧，然疑似间有关国体。然朝廷略不加罚，外议必谓陛下实尝遣之，有累圣德。不若暂解其职，姑与外祠，以释众惑。”上欣然，出之浙东。浚怒鼎异己。鼎曰：“自古欲去小人者，急之，则党合而祸大；缓之，则彼自相挤，今益罪虽诛，不足以快天下，然群阍恐人君手滑，必力争以薄其罪。不若谪而远之，既不伤上意，彼见谪轻，必不致力营求；又幸其位，必以次窥进，安肯容其入那？若力排之，此辈侧目吾人，其党愈固而不破矣！”浚始叹服。

### 文彦博

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，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，入横陇故道。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，阴约内侍武继隆，令司天官二人，俟执政聚时，于殿廷抗言：“国家不

当穿河北方，以致上体不安。”后数日，二人又听继隆上言：请皇后同听政。史志聪以状白彦博，彦博视而怀之，徐召二人诘之曰：“天文变异，汝职所当言也。何得辄预国家大事耶，汝罪当族！”二人大惧。彦博曰：“观汝直狂愚，今未忍治汝罪。”二人退，乃出状以视同列，同列毕愤怒，曰：“奴辈敢尔，何不斩之？”彦博曰：“斩之则事彰灼，中宫不安矣。”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，复使二人往。（边批：大作用。）二人恐治前罪，更言六塔在东北，非正北也。

### 王旦

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，内臣周怀政偕行。或乘间请见，旦必俟从者尽至，冠带出见于堂皇，白事而退。后怀政以事败，方知旦远虑。内臣刘承规以忠谨得幸，病且死，求为节度使。帝语旦曰：“承规待此以瞑目。”旦执不可，曰：“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，奈何？”遂止。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。

### 王守仁

阳明公既擒逆濠，江彬等始至，遂流言诬公，公绝不为意。初谒见，彬辈皆设席于旁，令公坐。公佯为不

知，竟坐上席，而转旁席于下。彬辈遽出恶语，公以常行交际事体平气谕之，复有为公解者，乃上。公非争一坐也，恐一受节制，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。（边批。高见。）

### 主婚用玺

郑贵妃有宠于神庙。高宗大婚礼，妃当主婚。廷臣谋于中贵王安曰：“主婚者，乃与政之渐，不可长也，奈何？”或献计曰：“以位则贵妃尊，以分则穆庙隆庆恭妃长，益以恭妃主之？”曰：“奈无玺何？”曰：“以恭妃出令，而以御玺封之，谁曰不然？”安从之。自是郑氏不复振。

### 陈仲微

仲微初为莆田尉，署县事，县有诵仲微于当路，而密授以荐牒者，仲微受而藏之。年，其家负县租，竟逮其奴。是人有怨言。仲微还其牒，缄封如故。是人惭谢。

### 陈是（上六下是）

是字仲举，以名德为世所宗。桓帝时，党事起，逮捕者众，人多避逃，是曰：“吾不就狱，众无所恃。”